

黄歇被杀动因新解 旁证他和李嫣清白

——楚考烈王记事 ⑳

沈国冰

楚文化大家谈 (第二季) 征文

淮南日报社 淮南淮河文化研究中心 联办

1

《史记·楚世家》记载：“二十五年，考烈王卒，子幽王悍立。李园杀春申君。幽王三年，秦、魏伐楚。秦相吕不韦卒。九年，秦灭韩。十年，幽王卒，同母弟犹代立，是为哀王。哀王立二月，哀王庶兄负刍之徒袭杀哀王而立负刍为王。是岁，秦虏赵王迁。”

《东周列国志》(第一百零三回《李园勇争权除黄歇，樊於期传檄讨秦王》)记载：“……遂斩黄歇之头，投于城外，将城门紧闭，然后发表。拥立太子捍嗣位，是为楚幽王，时年才六岁。李园自为相国，独专楚政。奉李嫣为王太后。”

我们不妨把《史记·楚世家》和《东周列国志》(第一百零三回《李园勇争权除黄歇，樊於期传檄讨秦王》)关于“拥立太子捍嗣位，是为楚幽王，时年才六岁。”的记载，如果被采信，那么，楚幽王熊悍的出生时间就可以被确认。

与这一系列人物、事件将被打开广阔的空间。

2

上述《史记·楚世家》所言“二十五年”，是指楚考烈王二十五年，即公元前238年。“十年，幽王卒”中的“十年”，是指楚幽王十年，即公元前228年。楚幽王熊悍，担任十年楚王。

如果采信《东周列国志》所记载，那就是楚幽王熊悍六岁被立为楚王，已知楚幽王熊悍被立为楚王的时间是公元前238年，也就是熊悍的父亲楚考烈王去世的那一年，据此前推算，那么楚幽王熊悍出生的时间是公元前244年，那个时候，楚国都城在陈(学界认为钜阳只是楚国陪都。公元前278年至公元前241年，楚国都城一直在陈)，熊悍应该是陈(也有可能在钜阳)出生。楚幽王熊悍在位十年去世，那么楚幽王熊悍去世的时候，年仅十六岁。

按照上述《史记·楚世家》记载，楚哀王熊犹是楚幽王的同胞弟，公元前228年楚幽王去世后，熊犹被立为楚王，是为楚哀王。据此可以推算，楚哀王被立为楚王的时候，年龄不足十六岁(可能介于十六岁至十三岁之间)。楚哀王被立为楚王两个多月，就被他的同父异母兄熊负刍夺位杀害，由此可以推算，楚哀王熊犹被杀身亡时年龄不足十六岁(可能介于十六岁至十三岁之间)。

同理，按照上述《史记·楚世家》记载，熊负刍的年龄比楚幽王熊悍小，比楚哀王熊犹大，介于熊悍和熊犹之间，由此可以推算，熊负刍自立为楚王的时候最大年龄不超过十六岁。熊负刍担任五年楚王。公元前223年，被秦将王翦、蒙武攻陷寿春时俘获。也就是说，熊负刍被秦将王翦、蒙武俘获时，年龄不超过二十一岁。熊负刍被押往秦都咸阳囚禁，此后，不知所踪，目前已



知史书、典籍中对此均未作记载。

3

两周时期，如果君王接任时尚未成年，一般都会设置监国。待君王成年，监国就要把王权交还，让君王亲政。

监国人选，一般有三类人员。

第一类，也是首选，太后。父王去世，母亲监国，顺理成章，符合宗法礼制，所可能引发的矛盾、风险最低。秦国后期的宣太后半月，在秦武王去世后，通过政变，让她自己的儿子嬴稷接任秦王即秦昭襄王，彼时，秦昭襄王嬴稷尚幼，宣太后半月监国。嬴政接任秦王的时候，只有九岁，由太后赵姬、秦相吕不韦共同监国。

第二类，次选，王室至亲。未成年君王的亲伯、叔、舅或者同胞兄长。周武王去世后，他的儿子姬诵(周成王)接任时尚在襁褓之中，选定周武王的亲弟，姬诵亲叔周公旦姬旦作为监国。楚考烈王去世后，他的儿子熊悍接任楚王时年仅六岁(据《东周列国志》)记载，学界对此尚未认同)，就是由熊悍的亲舅李园监国(李园杀春申君，自立为楚相，夺取监国大权)。

第三类，三选，重臣。如果宗族、王室没有合适的监国人选，先王在去世之前，就会选定德高望重、身居高位要职且深受先王信任的重臣作为监国。

显而易见，监国既然如此重要，那么对监国人选的综合素质、综合能力的要求也极高。因为君王年幼，监国代行君王大权，权倾朝野。历来，先王和王室对于监国人选的选定慎之又慎，原因很简单，如果监国心生异心，重则招致国家政权颠覆易主，轻则刀光剑影，血流成河。

此外，监国还要有极强的综合能力，包括文治、武功，只有这样，才能扛起治国理政的重任。反之，国家就会走上歧途，甚至是一条不归路。

然而，王权的至极诱惑和至高无上，如同毒药一样，常常让那些接触王权的监国爱不释手、难以自拔，甚至变得贪得无厌，迷失心智。

监国与长大成人的君王之间，屡屡发生围绕王权的争夺，引发血腥的杀戮屡见不鲜，即便是至亲骨肉之间也难以避免。秦昭襄王嬴稷长大成年后，他对王权的渴望与其母亲宣太后半月对王权的不放手，发生激烈冲突，差点酿成一场血腥。好在宣太后半月睿智和豁达，把王权适时交还给了自己的儿子秦昭襄王嬴稷，才避免了一场血腥的发生。

秦王嬴政长大成人以后，其母亲赵姬和秦相吕不韦以种种借口，阻挠秦王嬴政

举行成人加冕礼，不想让秦王嬴政亲政。王权的争夺，最后以赵姬的落败而收场，却酿成了嫪毐被车裂，嫪毐和赵姬所生两个孩童被摔死，吕不韦被解除相权的一场惊天血腥。

4

按照常理，考烈王去世之后，符合条件、能够堪当年仅六岁楚幽王的监国人选，楚相春申君黄歇为首选。

春申君黄歇辅助楚考烈王为楚国建立有不世之功勋，无论在楚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，春申君黄歇都享有崇高威望和巨大影响力。

对于一代雄主楚考烈王来说，他岂非看不到这一点吗？只有把王权托付给春申君黄歇，让春申君黄歇担任监国、辅助幼小的楚幽王，楚国才能稳定，也才有可能在群狼环伺中生存下去。

然而，彼时，考烈王和春申君黄歇之间相失和已久，他们之间的裂痕和嫌隙还没有消弭。一向清高自且自持功高的春申君黄歇，此时长期滞留于新的封地吴地，摆出一副绝不先向考烈王低头服软的阵势，让考烈王更加郁闷、气愤。

阴险且才能平平的李园，借力其妹楚王后李嫣迅速上位，取代春申君黄歇楚相之位的意图昭然若揭，在朝中早已不是秘密。朝中众多唯利是图的官员，纷纷依附于新贵李园。此时，楚国朝中，形成了一个以李园为中心的庞大势力集团。

一个是考烈王昔日的生死之交，今日却分道扬镳，但是才干和品德、威望都无可挑剔的春申君黄歇。一个是才能平淡无奇、品行低劣，却又是王后的亲兄、楚幽王的亲舅李园。

考烈王最后究竟选定了谁担任他身后的监国？不得而知。这终究成为晚楚寿春的一桩谜案。

5

但是，一场血腥还是发生了。这就是众所周知，春申君黄歇被李园埋伏的杀手，在寿春城棘门(南门)内残忍杀害。

《史记·春申君列传》在谈及李园残忍杀害黄歇的动因时，给出的答案和解析是这样：

“李园即入其女弟，立为王后，子为太子，恐春申君语泄而益骄，阴养死士，欲杀春申君以灭口，而国人颇有知之者。”

此后，《史记·春申君列传》载述的李

园杀害春申君的动因，被后世所广泛采用、沿用。《战国策》《东周列国志》《列女传》《越绝书》均沿用了《史记》的“权威”表述。

但是，随着楚学和楚史研究的不断拓展和深入，特别是武王墩大墓考古发掘出土的一些物证、器物的不断出现，学界越来越认为，《史记》中载述的李园杀害春申君的动因，即“担心黄歇泄露楚幽王熊悍是黄歇和李嫣所生”，在逻辑推理上存在重大疑点，值得商榷。

假如黄歇真的是楚幽王的生父，以黄歇的高深城府和处世手段之老辣，黄歇是绝对不会泄露这一惊天秘密。因此，所谓李园的“恐春申君语泄而益骄”，根本不符合逻辑常识。相反，应该是黄歇“恐李园语泄而益骄”才符合逻辑推理。

由此可见，所谓因为“恐春申君语泄而益骄”，李园因此而杀害黄歇，不符合基本常识，也不符合逻辑推理。

那么，唯一能够解释和符合逻辑的，就是楚考烈王去世后，六岁的楚幽王即位，围绕楚国监国大权的较量与争夺，或可能是李园残忍杀害黄歇的主要动因。

显而易见，春申君黄歇是李园通往楚国监国大权之路上的最大障碍，也是李园争夺监国大权的最强劲竞争对手。

李园只有清除掉黄歇这个最大对手和障碍，才能把监国大权收入囊中。反过来看，正是因为春申君黄歇并不是楚幽王的生父，而是与楚幽王毫无血缘关系的重臣，作为楚幽王的亲舅，李园才那么担忧如果黄歇夺得监国大权，势必危及楚幽王、楚王后和李园的切身利益，甚至可能会取楚幽王而代之。

这才是李园孤注一掷、不择手段，处心积虑杀害春申君黄歇的根本动因。试想，如果春申君黄歇果真是楚幽王的生父，作为楚幽王的亲舅，李园还用得着担忧春申君黄歇会取楚幽王而代之吗？事实也正好证明了这一点：李园杀害春申君黄歇之后，自立为相国，楚国王权落入李园手中。

这也旁证了黄歇和李嫣之间的清白。《东周列国志》发出这样感慨：“哀哉，自李园当国，春申君宾客散尽，群公子皆疏远不任事。少主寡后，国政日紊，楚自此不可为矣。”

光天化日之下，一场逆天血腥在寿春惊变，贤臣喋血，身首异处。列国震惊，引发后人扼腕叹息，却无法改变已经铸成的弥天大错。江河日下，夕阳西坠。骄傲而伟大的楚国，从此踏上一条不归路。

心底深处的回忆

陈进

淮河(淮南)文化漫谈 (第五季) 征文

在古城寿县，曾有一位书法篆刻界的百岁老人——姚摩霄先生。他的一生都倾注于书法与篆刻艺术之中，是江淮岸边著名的书法家、金石家。姚老身高一米八余，脊背挺拔如松，精神矍铄，步履稳健，声如洪钟，眉眼间漾着慈蔼的笑容。在我心中，先生不仅是一位书法家、金石家，更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。他的生命仿佛与翰墨融为一体，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是岁月的沉淀与智慧的结晶。

我和姚老是邻居，同住寿县古城东街白帝巷。姚老的小院子虽然不大，但简朴古拙，似浓缩一方天地。墙角堆着未及雕琢的寿州紫金石和灵璧石，石纹里蛰伏着云水；廊下错落有致地摆满了盆景和他亲手侍弄的梅兰，陶盆上还沾着新翻的苔痕。院角一株老蜡梅结满了黄色的花蕾，沁着馨香。老式的门窗带有菱形的雕花窗棂，墙上挂满了书画作品。姚老喜欢刻印、书法、绘画和养花，也喜欢孩子。在我眼里，他就是位慈祥开朗，什么都懂，无所不能的爷爷。姚老讲起往事来总是神采奕奕，哈哈大笑。最难忘是那方老式小方桌，常年浸润着墨香与酒气，桌上总搁着半盏粮食酒，一碟花生米。待酒意微酣时提笔，墨色便多了三分恣意。姚老的字厚重严谨，撇捺如刀，仿佛每一笔都刻进了岁月的年轮。尤其是他擅长的“寿”字，端方正直，厚重朴拙，带着一种祥瑞之气，仿佛能让人感受到生命的绵长与坚韧。我曾见他在醉意朦胧间挥笔就两匹的“寿”字，笔锋如老梅虬枝，金石之气破纸而出，惊得满室观者屏息。

姚老的教学总是在谈笑之间进行，让学生没有压力。他常说：“书法不仅是手的功夫，更是心的修炼。”每次我去请教他，他总是先让我静坐片刻，调整呼吸，然后才开始提笔写字。他告诉我，写字时心要无旁骛，气定神凝，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有灵魂的字。他的教诲不仅仅是技法上的指导，更是对人生境界的启迪。先生授艺，最重“格物致知”。那年我初学隶书，总临不出《曹全碑》的飘逸轻盈，更不得《张迁碑》的浑厚古拙。他说：“临帖先要观形，再悟其神。反复临摹，对比琢磨，你就会一次比一次进步。”记得还有一次，我临摹了一幅隶书作品，颇为得意，便兴冲冲地拿去给姚老看。他端详许久，微微一笑，说：“有进步！但字虽工整，却还是少了些韵味。治印如蔚花，须顺着石纹走刀；写字如叠石，要依着心气运笔。”当时他正为邻家老妪修剪

一盆病恹恹的六月雪，粗砺的指节沾着银屑，竟比绣娘穿针更灵巧三分。他说话时，石屑与梅瓣窸窣落在酒盏里，仿佛酿成奇妙的书法禅机。他又随手翻开案上的《邓石如拓本》说：“谋篇布局要计白当黑；更要书法如人，有骨有肉，还要有神。”说完，他提起笔，在纸上写下一副对联“书似青山常乱叠，灯如红豆最相思”。那字迹刚劲有力，仿佛每一笔都蕴含着他对人生的理解与感悟。那一刻，我深深感受到，书法不仅仅是技艺的传承，更是一种精神的传递。

姚老的生活极为简朴，但他的精神世界却极为丰富。他从不追求名利，甚至婉拒了县里为他出版作品集的提议。他说：“书法是修身养性之事，不必张扬。”然而，对于艺术和社会有益的事，他总是乐此不疲。无论是为朋友刻印，还是为后辈指点迷津，他总是倾囊相授，毫无保留。有一年中秋节，我和师兄李绍元前去拜望，姚老刚好刻好一方铁线篆“窗前万树涛声”，我和师兄都惊叹道：“好印！”看到师兄爱不释手，他说：“你喜欢就拿去吧！”他又看着我：“今天是好日子，正是菊开蟹黄时，我给你画张画吧。”于是，铺纸展笔，信手画了一幅水墨画，螃蟹菊花……

他常说：“学书先做人，人品正则书品自高。”这句话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，成为我日后为人处世的准则。某年深冬，皖北落了大雪。我和师兄正陪老师围着红泥火炉温酒，忽闻叩门声急。来人是合肥星夜驱车赶来的年轻人，递来一张请柬：“你看这‘云’字的盘曲，要像梅花迎雪而折……”待刻完“寒香”二字，东方既白，石屑在熹微晨光中飞舞，恍若他鬓边不肯老去的霜雪。

姚老晚年时，依然笔耕不辍。他常说：“艺无止境，活到老学到老。”即便在九十多岁高龄，他仍能在鸡石山上刻印，字迹依然刚劲有力，不减当年风采。他的生命仿佛已与书法融为一体，每一笔、每一画都透露出他对艺术的执着与热爱。有一次我去拜望他，先生正对着一块大山石凝思，我说这么大的山石怎么雕琢呀？他说，是其大女婿送来请他斧凿的，他正在琢磨呢。我问他九十五岁的人了，对艺术的追求依然执着如初，握刻刀的手仍稳如当年。

如今，姚老已离我远去，但他的教诲与精神依然深深影响着我。每当我提笔写字时，总能想起他那慈祥的目光与洪亮的声音。他教会我的不仅是书法的技法，更是对生活的态度和对艺术的执着与敬畏。

淮河春分好春光

刘文勇

讲述二十四节气故事

中国天气·二十四节气研究院安徽分院 淮南师范学院二十四节气研究院 联办

淮南日报

春分，是阴阳、春季、昼夜的平分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记载：“二月，分者半也，此当九十日之半，故谓之分。”

春分时节，冷热平衡，是一年中美好的天气。春分的春光，与黄莺唱和，携百花欢舞。

春分的自然美景，国画般展现在淮河两岸。看千红万紫的柔媚，观柳眼含春的风景，听春雷震耳的天籁，还有那细雨润物的呢喃，黄莺软语的缠绵，绿水田野的生机，八公山的幽深与神秘，珍珠泉的灵动……淮河大地随着春分的来临，万千景象、百花齐放。

春分时节，站在淮河大堤或八公山顶，与春风相拥，和桃花对话，跟蝴蝶逐香，沐浴着春阳的柔暖。淮河儿女以感恩之心，以笃定之心定情之美态，在春天的姹紫嫣红里，在百花欢舞的灵动里，感受着春雨惟妙惟肖的轻抚，会被春风轻弹之曲所陶醉，会被明媚春色所迷恋，会被碧澈的淮水所忘返。

春分时节，百鸟欢唱百花尽舞，八公山的森林，空气清新，鸟儿欢唱，布谷鸟黄莺喜鹊还有小燕子等百鸟欢歌，犹如赛歌场，将森林中的天籁之音传送到云端之上。迎春兰花杏花桃花百花齐放翩翩欢舞，更有那圣洁的八公山梨花，花海如潮，微凉含韵。浩而美的梨花，宛若珍珠，酷似玉雕，纯净的玉色不逊白雪，花瓣儿轻盈而娇嫩，香气清新而淡雅。四邻八乡游客心旷神怡，观之赏目，游之心醉。淮河儿女更爱评白居易“梨花一枝春带雨”的诗篇。眼前那梨花的英雄壮举，那杨

“打响文化资源牌”之“淮南历史文化精英” (第九季) 大型征文

在谢家集镇卧龙山风景区的层峦叠翠间，藏匿着一片名为“青桐园”的秘密。这里曾是清末状元孙家鼐幼年研读经文的避暑之地，也是清代名门孙氏家族归隐园林的遗址。如今的青桐园虽历经岁月更迭，却以另一种姿态延续着书香与自然的传奇。

青桐园的前身是清朝乾隆年间孙家鼐叔父孙毓归隐时修建的“孙家花园”。孙氏家族之所以在这崇山峻岭中修建家庭花园，笔者认为主要原因：一是这里重峦叠嶂，绿树成荫，云雾缭绕，如诗如画。孙家花园坐落在两座大山之间的一片平坦之地，地势西高东低，占地20余亩。山涧小溪从花园东墙外流过，潺潺溪水伴着青蛙的鸣叫，奏响山间交响乐。夏季，东南风顺着山涧吹来，凉爽宜人，是度假避暑的绝佳之处。二是这里位置独特，环境优美，整个花园呈“座椅形”，是十分难得的风水宝地。孙家花园北面隔着乾隆皇帝御刻“石笋”的上竹园只有不过千米；南边有“人心不足蛇吞象”典故中“蛇”的“故居”卧云窟；山的东边有明代朱

元璋在此烧窑的窑址。这里还有寿州怀远、蚌埠等地的古栈道。孙家花园距寿县城只有八华里路，交通便利，有利于孙氏家族的家人和客人来往。三是在孙家花园西北山脚下，有一个山泉，泉水潺潺，清澈见底，宛如镜面，映照出天地间的纯净与美好。清泉在山涧蜿蜒流淌，使整个山谷焕发勃勃生机。

孙家花园是按照徽派建筑建造，青砖灰瓦，雕梁画栋，庭院布局讲究。园中园取名青琅玕。青琅玕出于唐代诗人杜甫“主家阴洞细烟罗，留客夏簟清琅玕”。宋代文同诗：“文石间苍苔，相引入深坞，莫撼青琅玕，无时露如雨。”整个庭院建筑承载着孙氏家族的诗书传统，少年孙家鼐常于此临窗诵读，竹影婆娑中钻研学问，最终以满腹经纶登科夺魁，成为清代寿州唯一的状元。青琅玕为孙氏家族的繁华培育了人才，在孙氏家族的发展史上留下光辉的记忆。

时光流转，随着时间的变迁和孙氏家族的变化，孙家花园渐渐衰败而坍塌，楼阁亭院失去了原有的光彩。但

青桐园的传奇

王传军

花园内生长出的树林却越发茂盛，又称下竹园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党和政府号召大力发展植树造林，居住在孙家花园附近的村民就在花园遗址栽种了青桐树。青桐树树干笔直，枝茂叶大。几年后，数百棵青桐树拔地而起，棵棵如擎天巨伞，叶片织成翡翠穹顶，仿佛将百年的文脉凝结成一片苍翠的时空胶囊，故而这里变成了“青桐园”。

步入青桐园，恍若闯入绿野仙境，遮天蔽日的树冠下斑驳光影，苍痕斑斑的青石与虬曲树根相生相缠，山涧溪水的石缝中流淌叮咚成韵。令人惊叹的是，树木的生长姿态——青桐树皆生长在嶙峋怪石之中，以倔强的身姿诠释生命的韧性，鸟鸣与风交响成曲，空气中浮动草木特有的气息，连呼吸都沾染了山林灵气。每年初夏，阳光穿透叶隙，为林间铺上碎金，仿佛能看见百年前捧卷少年的影子，与今日游客的足迹重叠，在时光长河里泛起涟漪。

青桐园的自然美景吸引着四面八

方游客和史学工作者前来观光游览。

现在的青桐园虽然没有了过去青琅玕的富贵与繁华，但这片土地的灵气仍然孕育和熏陶着附近的村庄的变化。这里居住的村民也像青桐树一样坚强幸福地生活着。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发展，小山村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从过去居住的茅草房变成楼房、砖瓦房，家用自来水管，水泥路通到每家门前。去年政府又修通了八公山到风景区的旅游公路，被人们称为“淮南的川藏线”。“淮南川藏线”有一支线直达青桐园，更方便了广大游客的游玩和观光。

青桐园是我出身和成长的故乡，少年时曾在孙家花园遗址的树林里爬树掏鸟窝，在“青琅玕”边的小溪中捉鱼捕虾，亲眼见证了青桐树的生长成材。也曾陪同许多有名之士来到青桐园参观游玩，享受自然与艺术的熏陶。

青桐园茂盛的树木，美丽的风景，神奇的园林，成为卧龙山风景区重要景点之一，来到这里，便能感知这片土地如何将人文积淀转化为自然力量，让书香与林涛共同谱写出跨越时空的生命赞歌。